

2014年8月3日 星期日
 星级编辑 钱智琛 | 组版 方芳
 校对 陈燕



昆山爆炸

伤者家属告诉星报记者：

“中荣厂安徽人比较多 淮北的就有好几十个”

(上接 02 版)

开工半小时

吴刚和姨夫张发根跑下楼，此时，消防车、救护车的呼啸声由远及近传来。

等跑到厂门口时，吴刚被拦住了，伤员正在被抬出，临时放在木质隔板上等待救援。

“我已经认不出人了。”吴刚回忆说，眼前的伤员衣服破烂，像残缺不全的抹布挂在身上，裸露在外的皮肤都烤得发红脱皮，“头发都没了，脸熏得漆黑，连男女都分不出来。”

有些伤员剧痛难忍，蜷缩在一起，或俯卧呻吟，或浑身发抖，有人口中在喊，“救我，给我点水喝”。

吴刚和姨夫开始逐一辨认，唯一能做的就是经过每一个伤员时，喊一声家人的名字，“没有应答的话，就找下一个人。”

找了1个多小时，妻子和亲戚还是音讯全无。

“我想进车间找，但被人拦住了，说里面太危险。”

吴刚只能守在厂外等候。

根据当地官方通报，爆炸发生时间是7时37分，该厂上班时间是7时许，这就意味着这批工人在抛光车间作业半个小时后，就发生了意外。

失联

一直候到中午，还是没有妻子的消息，吴刚就开始直奔各大医院。

下午5点多，记者在昆山市中医院急诊室外见到吴刚时，他和姨夫一脸焦急地追问医护人员，比画着妻子的身高和模样，却看不到救治伤员的信息。

“第一人民医院以及分院、第二人民医院都找遍了，还是没消息。”最后根据安排，吴刚将妻子的相关信息留给工作人员。

一天的奔波，吴刚却滴水未进。

“人是死是活，都得有个消息吧。”姨夫张发根老泪纵横，他的儿子和儿媳双双失去联系。

更让他不安的是，他们夫妇俩都是在爆炸最严重的2楼车间作业。

网上有航拍照片，张发根不忍心再看一眼，“顶都掀掉了，墙也炸毁了，人能往哪躲呢？”

寻亲

31岁的张方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大女儿7岁，小女儿4岁，都是留守儿童。张方敏的妻子胡思艳是贵州人，远嫁到滁州来，跟着丈夫一直在昆山打拼，差不多有五六年时间。

去年，张方敏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，付了13万房款，“欠了17万，两个人压力都有点大。”

跟吴刚一样，今年2月份他们夫妇进入车间，工作虽然辛苦，但每个月能拿到万把块钱工资，让两人总算看到点希望。

张方敏夫妇的要求并不高，多挣点钱，还清房款，等孩子大了，日子就好过了，换份工作也不迟。

一天没见到父母，胡思艳7岁的大女儿依偎在家人怀里，吵着要妈妈抱。

而汪远红2岁的儿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一个人趴在床上安然入睡。

闻讯从安徽老家赶来的亲戚，只能把失联的原因暂时寄托在转院救治上，“可能转到大医院治疗了，不行，得找车一家家问，不能这么死等着。”张发根一个人自语着，眼圈通红。

屋内的电脑开着，页面就是黑白色的爆炸专题。张方敏的妹妹一遍遍刷新着新闻报道，试图从悲惨事故的信息中，找到一点关于亲人的消息。

“不敢去看死伤人数，只能先记下转院的大医院，以方便后面寻找。”抱着一线希望的家人，还屡次拨打张方敏的电话，发现都是无法接通。

安徽籍

吴刚告诉记者，车间里还有不少安徽籍工人，其中多是淮北、萧县人。

据悉，工人每个月可以自由选择2天作为休息时间，除此之外，就是早7点晚6点的上班时间，也会有加班。

在这个布满金属灰尘的车间里，每个工人都戴着口罩，除了在同一条流水线上作业，大家很少交流。

“戴着口罩，时间久了，认人都不一样了。”长期在特殊环境下接触，工人之间都是通过外貌特征来辨认，“不脱下口罩的话，不一定能认出来。”吴刚说，当自己看到面目全非的伤员，想找昔日同事问一下里面情况时，才知道真的遇到了难题。



安徽滁州的寻亲家属哭成一团

淮北的王大妈在厂外寻不到两位女儿，伤心欲绝	淮北的周女士有六个亲人都 在事发工厂上班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

“6个亲人在这上班，有4个下落不明”

8月2日下午5点，记者赶到昆山工业园区，此时，通往爆炸的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厂区的路依然被封着，除警戒线外，还有很多特警在执勤。

“我家有六个亲戚都在中荣金属制品厂上班，目前只找到两个，还有四个没有消息。”在警戒线外，一中年妇女一边拨打电话，一边向警察哭诉。

该中年妇女告诉记者，她姓周，来自安徽淮北市。“其中我大舅、舅妈、表弟一家三口都在里面上班，事故发生后，我找遍昆山所有的医院，只找到了两个亲属，一个重伤，一个轻伤。”

“我到殡仪馆找，工作人员不给进，

打电话，电话都是通的，就是没人接，现在我们所有认识的亲戚都在帮助找。”周女士不停地拨打电话。

“他们都是我最亲的亲戚，我表弟才到厂里上班三天。”周女士告诉记者，她表弟今年才23岁，还没有谈对象。

“目前虽然还没有接到坏消息，但估计其他四位亲戚是没希望了，因为这四位亲戚当时就在发生爆炸的二楼车间，当时该车间共有40人，只有一人跳窗逃出来了。”周女士表示。

周女士说，中荣厂安徽人比较多，淮北的就有好几十个，而且很多都是亲戚关系，因为都是亲戚介绍亲戚过来上班。

“两个女儿依然没有消息”

8月2日晚上8点，在被封的路口草地上，一位大妈哭得很伤心，围观群众告诉记者，大妈已在此坐着哭了一个多小时。

记者挤进人群，蹲在大妈旁边进行安慰。大妈告诉记者，她姓王，是安徽淮北人，中荣厂出事时，她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正在上班。

“我们就在附近租房子住，我已经找了一天，目前只有儿子的消息，两个女儿仍然没有消息。”大妈又伤心地哭起来。

大妈告诉记者，除了两个女儿外，她的弟媳也在厂里上班，发生爆炸后，也一直没有消息。

“如果我们两个女儿没有了，她们的孩子多可怜呀！我还怎么活呀！”大妈失声痛哭。

围观的群众也都在劝说大妈，记者把大妈搀扶了起来，并陪同大妈一起去找警察，了解大妈女儿的下落。

之后，警察让大妈等待，并取了大妈的口腔黏膜。

安徽老乡 现场抬出十多人

在事发现场，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参与救援的群众，他叫谢树朋。

谢树朋告诉记者，事发时他就在附近，大约是早晨7点33分，他听到一声爆炸声，然后就看到浓烟滚滚。“当时我就骑着电动车过来了，我到的时候大概是7点38分，那时救护车还没到。”

谢树朋说，没过多久救护车就赶到了，由于受伤的人比较多，附近工厂里的工人也都赶过来救援。“我总共从现场抬了10个人出来，多数人都都是烧伤，而且比较严重。”

谢树朋告诉记者，他来自安徽，在昆山打工已经10多年了。